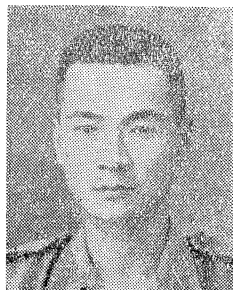


背
影



者作文本

——劍慧官上——

是一頓年青人的半身照片，頭上戴一頂學士帽，帽簷下藏着兩條濃重的長眉；大眼裡深鎖逼人的光，瘦而且直的鼻骨，如嶙峋的山嶺，嘴唇抿成一張弓；頰骨堅決的向下巴撐開，兩肩寬闊，給人一種負責到底的可怕感覺。

這年青人，就是剛從母親手中遞給我的父親的照片。

那時，他剛從大學畢業，我却從沒有見過他，但我彷彿對他很熟，可是一時又想不起。在我的意識中，他並不類似我的父親，是何種關係呢，我茫然。好像呀，好像我們同時出征，血戰沙場一位殉難的革命同志一樣。

「母親」！我擎着照片，「這是父親麼？」

母親深深的嘆口氣，多紋的嘴

角，抽扭着。蒼老的眼眸有淚光浮出。

我看到母親為一種往事侵凌，但她始終強抑着逝去的情感，以衣袖沾一下淚痕，斷續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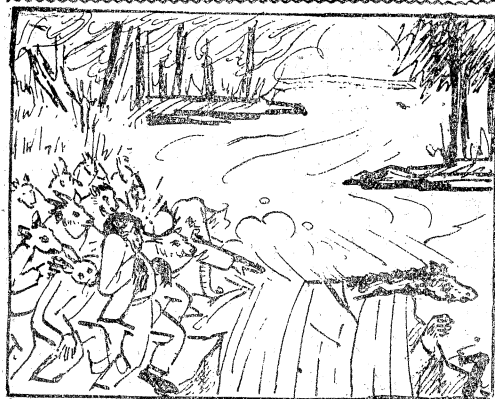
「小衛，這，這就是你爺！」

「那麼，他究竟在那兒？」

「他，他，可憐！」母親又忍不住哭了，顫慄着說：「他死了，唉！」

「死了」！我失驚地。我對這位從未謀面的父親，似乎隔得很遠，也無情感。好像他除了掛着我的父親的空銜，對我只是路人；母親的淚並沒有牽動我的哀愁，我只怔怔地呆瞡着母親，照片從手中滑落。母親放下針線，俯偻着腰，似乎在躲避我的視線，她輕輕把它檢起，納入袖中。

二



七

心地最慈悲的鹿大王，眼看着火已逼近了身邊，正在大家束手無策的時候，牠竟奮不顧身，勇敢地伸展了長頸，直達彼岸，口裏喊着：「你們快從我的身上走過去吧！快！快！」這時候，這一群患難的獸兄弟們，被鹿王那種勇敢的行為，無畏的精神，感動得紛紛淚下。大家想：我們這麼多人，要是一一都從鹿王身上走過去，牠怎能受得住呢？尤其是笨重如山的象伯伯和牛叔叔，豈不把鹿王的長頸都折斷了？大家正在猶疑不決，不敢向前



宗善作文



八

的時候，後面劈拍的火聲，已快燒近身來了。這時候，鹿大王急了！額上直淌着大汗，喊道：「弟兄們！快走吧！已不容再猶疑了。犧牲我一個人，只要大家得救，我是會很樂意的！快！快！」

這時候，猴大哥性子最急，已不再等了，第一個從鹿王身上，作試探性的，一跳一蹦地走了過去。梅花鹿姐姐眼看著猴大哥已走了過去，便急的什麼似的，却又不敢大着膽子走。嘴裏直咕囔着，怪怨猴大哥的自私，自己逃命要緊，連

兒時，聽到鄰人談起父親，他們說他是個怪人，一個荒唐而冷酷的怪人。平時沉默如一塊墓碑，他的笑難得掛上嘴唇；在家裡整天不說話，有時倒能無端哭上一天，或者在孤獨的時候，對鏡向影子狂笑。因此，那高瘦的軀壳，便成爲鄉里的研究對象。

他雖然怪，在他那開朗高聳的額際，却是深埋着文章的。我們房裡的書櫥，全爲他裝滿各色各樣的中西圖書，據說，那些沒有問世的：兒童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哦……那一疊疊蒼勁的密密綫綫的鋼筆小楷的稿本，全是他的心血呢。

他在讀書時代很少回家，人們只憑記憶：是一個蕭瑟的深秋，他回家了；十九歲，他娶了我的母親。娶了母親之後，他又走了，直到完成他的大學學業，以後再也不見他回家來。於是，家鄉的人情，也就割斷了他。

後來，他們就把他當死一般的劃歸另一個世界。有時，我常問起母親，母親惟有淡淡的綉眉，說他出洋去了。到多年後，再也收不到他片紙隻字的消息，也只好承認他「死了」！死了！

現在，我爲一種突來的情緒擾亂，又重提父親——事實，父親的事，已有十多年沒有提了，如不是這張照片的話——從母親口中，知道他實確死了，如果他還活着，又有誰證實他依然漂流在世？何況，兩次的大動亂中，縱是一個鐵人，也會化爲灰燼呀。

我低頭默默冥想，有時瞞一下母親蒼老淒涼的面容，我知道她已沉入久經失去的青春，過去。

久客不歸無異死，故人入夢尙如生。……不知何時讀過這兩句詩，忽然從口中滑出來。再看看母親，她迅速的放下工作，踉踉蹌蹌跌入臥室。

我也有淚，癢癢的滾入嘴唇。

三、

窗外，黃葉飄零；殿上，有托木魚聲，伴着出家人的梵唄。在淒涼的秋夜，銀色的落葉裡，又勾起我許多稀奇古怪的想像：有一般人生幻滅的情感，湧上心頭。再也無法入夢。我悄悄的披衣下床，微恐驚動老僧「碧含」的夜讀。

門輕輕地拉開，逼人的（對病人而言），蕭瑟的夜風，直刺我枯瘦的肋骨，我借着月光，走出去。「衛，無法入夢麼？」殿上的碧含，停止讀經，關切地問我。

「唉，無法入夢！」
「想是爲着往日的戀情，抑或看破人海的滄桑？」

「都是，也不是。」
「這是文學家的夢話。」

「不」，我匆匆地走下石級，「你倒像一位先知，擬想估計我的哀愁？」

我急迫的下了石級，不再打開他的夜課。
在梧桐杈杈的疏影下，擺了一條石凳，寂寞地坐看天上的明月追逐星星，讓如浪的白雲從它們腳下划過藍天。更荒涼了，可憐的病患。

「有什麼心事使你如此冷情？」
「哦？」我驚叫。「不，不，不，」

我也不管了。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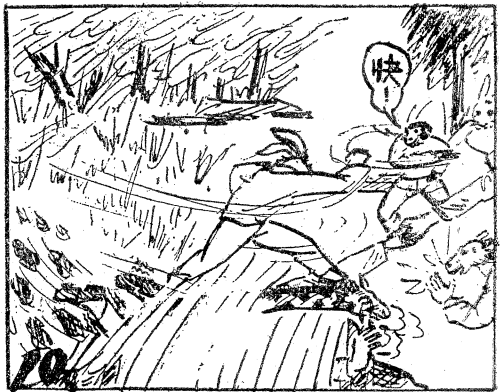
梅花鹿姐姐終於放大了膽子，小心地也從鹿大王的身上渡過了深澗。姑姑媽也算大膽，搶先跟着梅花姐姐走了過去。

接着牛叔叔也過去了，象伯伯也過去了。牠們笨重的身體，把鹿大王壓得氣也透不過來，只有勉強支持着，淚水和汗水，像雨一般地直流着，爲了要救度這一羣獸兄弟們，牠忍痛負擔着，讓牠們一一的走過去。

十

兔小妹因爲受了一點輕傷，跑得最慢，落在大家的後面。這時候鹿王實在忍受不住了，但他又不忍放棄這最後的一個，拼着全力，等候兔小妹。

猴哥兒又急起來了，大聲地催着兔小妹：



「快！快！別人都走過來了，你怎麼這樣的慢，快些加油呵！」
這一催，果然鼓起了兔小妹的勇氣，忍受着傷痛，一陣疾風似的跳了過來。

十一

兔小妹剛剛跳到彼岸，鹿大王便撒手墮下。因爲牠已無力再支持了，長頸間的皮膚，已被大家踏得血肉模糊，不忍一看了。牠遍體受傷，全部的力氣都消耗完了。大家眼看着鹿王墮下深澗，隨着急瀑流去，搶救也來不及了。

十二

啊！鹿大王終於爲了救度牠們這一羣獸兄弟們而犧牲了。但牠這種偉大的精神，是永久不會滅去的。

小朋友！看！牠們都跪在那裏，每一個都是很悲傷地，流着淚，懷念着牠們的鹿大王！沉痛地，虔

沒什麼，我的心原是有顏色的」

「爲什麼？」老僧走過來。

「病好了，我想明天該走了」

「爲何那樣匆忙，好朋友！」

「爲不堪忍受古來的鐘聲」。

「你太消沉了，年青人！你太懦弱了！」

「呀！」我說，「難道你們出家人都是……」

他像鬼一般在我耳邊尖笑起來，可怕！

「老法師……」

「嗨！我是個窮和尚，別恭維我了，年青人！」他直截了當的說：

「我們不是一天了！如果你認爲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你最好叫我『碧舍』，如果你認爲我能幫助你，你就該再留幾天；如果你需要寫作，我還可以爲你講些故事……」

我驚奇了，這和尚簡直有點「洋」了。我想，老和尚總得該像一株枯樹才對，否則，只能算一個沒有靈魂的屍體。

「那末」，我說，「就說你自己的吧！」

「我自己的？」他微微帶點震動。

「我很知道一位出家人的故事，像你這位出家人！」

我怔怔地從月影裡看到他熠熠放光的大眼，那裡瀉出奇異的火燄。那硬蹦蹦的下巴上，糊着一片濃黑如刺的虬鬚，好像抓緊着一股潛藏的力量。據我所知，「釋迦牟尼」就有那一片鬍子，那給予人類堅定生命的後備力量。

「怎麼不說啦！」他裂着大嘴，撇了撇瘦嶙嶙的鼻葉。

「可是，可是」。

「有什麼難言之隱麼？」

「不，我恐怕有傷出家人的尊嚴！」

「嗨！」他生硬的叫一聲，面容頓時凝成一塊冰，瞪着我。

「喂！老弟！」他深刻的向我搜尋，好像要從我的臉上尋獲他失去的一切。

「什麼事啊？」

「沒，沒什麼！」他依然直立瞪視我，沒有一絲表情，只是翻復着記憶，但是，他失望了，沒有尋獲什麼，那顆大頭顱勾了下來。

「嗨！」他呼地又抬起頭，「老弟，我對你很有興趣，很有興趣，我們有緣！我們有緣！」

「哦！」我笑了，「值得研究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你這位有點怪的老和尚！」

「……」他把嘴脣變成一張弓，絡腮鬍子像刺蝟一樣蠕動起來。

「喂，老和尚！你是爲着失戀出家的吧。不就是因为家裡窮，跑到廟上討口飯——但這不像——否則末，在政治舞臺上打垮了撤退下來的。再末……你是不是怕我撒野呢？……你是個逃犯！哦，不……」

「嗨！嗨！嗨！」他笑着滋出白磷磷的大牙。

「哦，讓我想想看——我猜着了，正和我一樣在一場病之後，就出家了——總之，出家人……」

「呸！」他吐一大口唾沫，代表一種反擊，「要揭發我呀，小傢伙！我不瞞你，看你這模樣，倒像……」

「我四十八了，你二十幾？」

「老和尚！別話裡有話呀！」

誠地爲他們的長頸鹿大王祈禱！牠們的生命，要不是仁慈的鹿王，這種捨己救人的果敢行爲，搭救他們度遠彼岸，不是早被林火燒死了嗎？牠們雖然得救了，但是大王却因此而作了壯烈的犧牲，這怎麼能叫牠們不傷感，不痛哭呢？

「我是最後被救度的，一個，大王！您爲了等候我，還勉力地支撐着最後的一分力，吐出了最後的一口氣。啊！我偉大的鹿大王呵！」

兔小妹一手掩着臉，一手撐着疲憊的身子，哭倒在地下，叫喊着鹿大王。

「慈悲的鹿大王啊！您的肉體雖然已滅；但您的精神，將永久的存在着，不會消滅的！」象伯伯拖着沉重的聲調，打動了大家的心。

「對！鹿王精神不死！」猴哥附和着。這時候大家默默地祈禱着！每個人的心頭，湧現着鹿王的慈容！這偉大的慈容！



寫在故事後面

諸位小朋友！你們看鹿大王的這種捨己救人精神，偉大不偉大呢？你們要知道！這位鹿大王就是我們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在沒有成佛以前的前身呵！這些被救度的羣獸，也就是他成佛的那一生所有被度的弟子們的前身。最後那個兔小妹，就是他成佛後涅槃前最後度的一個弟子叫做須跋陀羅的前身。所以我們要知道，佛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釋迦牟尼佛不但在這一生成佛度衆，就是在前生或前多生，生生世世；不論人道，或是畜道，上至天堂，下至地獄，那一道都去，普度衆生，真是不計其數。

小朋友！我們快在佛前發下一個志願：我們現在好好用功讀書，將來大起來的時候，要效學鹿王那種「犧牲自己，利益別人」的精神，才不愧是一個佛陀的弟子呢！